

战地记者讲故事

倾听海之声

■王雁翔



插图：唐建平

这座大海深处的岛屿，是热烈的，也是寂静的，孤独的。

采访海军某部雷声业务长邱白仁时，我们在海边散步。我闻到了海的气味，风里的咸腥味湿重，带着阵阵寒意。邱白仁跟我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是追寻、解读噪声的人，耳朵里是海的呼吸声。

我从陆地上来，邱白仁已在这岛上近20年。我们对海的观察、认识、理解方式不同，对大海与岛屿的感情也不一样。

苍茫无垠的大海就在眼前，涌动、喧哗。我说：“海面波涛汹涌，而海面以下是寂静无声的。”邱白仁却笑着说：“海洋中有生物游动、交流、生长的声音，潮汐和洋流活动的回声，还有人类的声音。”

我们停下来，海天相接处有一个小黑点冒出来，一只船逐渐变大，停在远处。风带来一缕隐隐的轰鸣声，邱白仁竟听出了它的排水量。

我心里倏地一惊——他在用听觉触摸远方的事物。

下午在室内采访，电视机关着，机顶盒灯亮着，他能听到电流尖锐的嘶嘶声。

邱白仁说：“声音容易被各种因素干扰，同一种噪声，在空气与水下是变化的、不一样的。即使同一物体，在空气中与在水下的声音也不一定相同。不同的物体，在某些状态或环境中，也

有可能发出相同或相似的噪声。”

看着我一头雾水的神情，邱白仁又耐心地解释：“好比一盘杂豆，里边有芸豆、腰豆、黄豆、豌豆、绿豆、扁豆，它们看上去长得很像，但因为形状、大小、密度不一样，在相同的环境里，撞击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的任务就是通过反复聆听、试验，凭声音找到自己想要的那颗豆子。”

海在涌动、喧哗，在拥抱与摇晃中稳固、加深它与这渺小岛屿的关系。

采访结束后，我们在海边凝望与聆听。我蹲下掬起一捧潮水，但我知道，我的手摸到的只是海水，而不是真正的大海。邱白仁不一样，他用听觉触摸辽阔、深邃的大海，在深不见底的大海内部游走。

我相信，当海水中的物体向他周围移动时，它们携带的噪声回响，在黑暗的大海里，也在邱白仁的身体里。他会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敏锐，将脑海里储存的声音与它们连接起来。

邱白仁说：“每个声呐兵都有自己的听音感觉与技巧。”

声音训练是枯燥的、乏味的，有时听得人昏昏脑涨，也剥离不出心里要找的那缕游丝般微弱的音色。反复、反复，在寂静里与那些噪声反复较量。没有顽强的毅力，很难破解噪声里的密码。

邱白仁强迫自己把噪声当成独特的音乐来享受。他把每个噪声用文字形式谱写在笔记本上，一边强化记忆，一边分组归类，梳理各种目标噪声的频率、强度、音色、搜索方式，让纷繁杂乱的要素，在脑海里形成一条条清澈的溪流。他心里清楚，只有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才能不断突破难点和瓶颈。

这样训练了几年之后，邱白仁发现自己的世界里充满了声音。他听到电风扇转动时会不由自主地默测转速，听音乐去分辨里面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听到船只声响会判别它的吨位与功率……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堆垒起一个庞大的模拟噪声库。

有时候，邱白仁离开大海、训练室，即使下岛走进离海很远的喧嚣都市，那些噪声仍像艇舱里的混合气味、海的咸腥味，紧紧缠绕着他，仿佛他对水下世界的聆听仍在持续，无法中断。

小时候为认识一只虫子，邱白仁和小伙伴们会反复观察、研究，探寻它的习性。

他让战友将目标噪声混进更复杂的噪声里，像小时候认识一只虫子那样，去认识他要寻找的一丝微弱之音。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像海浪不舍昼夜扑打邱白仁心中的堤岸。从上艇不到两年，出海就能单独值更，到舰队和海军专业比武屡创佳绩，邱白仁也由一名声呐兵成长为雷声业务长。



记者心语：用心捕捉、呈现人物的心灵世界。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北京到临江，近1100公里。

那一日，73岁的张海平和她的丈夫，拂晓便从北京出发，前往吉林省临江市。

临江，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鸭绿江畔。73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6军，在军长张仁初、政委李耀文的带领下，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开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发前两个月，张仁初与怀抱女儿海平的爱人刘浩，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张海平不时会打开手机，看看这张饱含岁月痕迹和纪念意义的照片。从父亲的眼神中，她看到了必胜的信念和对祖国、家乡、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照片里的母亲将她抱在怀里，海平如今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慈爱。

傍晚时分，车近长白山南麓，张海平难掩激动之情。她轻轻打开车窗，白山黑水、晚风扑面，令人心旷神怡，一扫奔波的疲惫。

夜晚的临江市，鸭绿江水静静流淌，守护着起伏的山峦。部分志愿军战士的后代来到鸭绿江畔，追寻父辈的足迹。此时，大家的脑海里不断映现出的是70多年前那些战士年轻的脸庞。

二

“千军万马过江的画面映在脑海中”，伍华手捧父亲伍超的《战地日记》来到临江。

伍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过作战参谋等职务，荣立三等功两次。战斗间隙，他用笔记录下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1952年5月，伍超所在部队奉命回国。这本伍超手写的《战地日记》共77篇、137页，约93000字，记录了伍超赴朝参战期间的战斗生活。日记中既有对战役战术的记述，也有对敌军和敌情的分析判断，还有总结、议论和感慨。

在《战地日记》“跨越鸭绿江”一节，伍超这样写道：在我旁边的一位战士默默走着，突然他从路旁的田野抓起一把土，边走边端详，抬头看看祖国的河山，又看看隔岸的朝鲜群山大地。虽然他没说出自己的心情，但是，在这告别祖国出征的时刻，你能想到每个人的心情，对祖国、家乡的依恋……这一回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让这些好战的野兽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在团结更紧密的中朝人民的铁拳下，失败得更惨重吧。想到这些，我自然勇气倍增，义愤满腔，迈出更大的步伐

江畔的思念

■只恒文

前进……

伍华翻看着父亲的日记，不知不觉已经热泪盈眶：“父亲的日记，是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佐证。我的家人已于2022年1月将《战地日记》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这本宝贵的日记也让我时刻铭记历史，继续在父亲走过的这片热土上发光发热，报效国家。”

三

“1951年，我的爷爷刘钦入朝作战，担任第26军第78师第233团卫生员。从孟良崮到淮海，再到渡江战役，爷爷由一个15岁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获得‘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战士。”

刘钦和他的爱人，从泰山脚下来到鸭绿江畔。

刘钦当时在第8连任卫生员，在西方山战斗中，副指导员潘立安奉命率领一个排去夺取这个高地。刘钦主动请缨，加入了这次反击战中火线救护的任务。雨大，天又黑，队伍行进速度慢。大家还未到达冲锋出发点时，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的炮弹接连不断地打来，干部们负伤的负伤，牺牲的牺牲，部队失去了指挥。同志们的伤亡，激起了刘钦对敌人强烈的怒火。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这关键时刻，应该挺身

而出。他鼓舞大家：“要攻下阵地，消灭敌人！”

刘钦迅速把连队组织起来，向敌人发起冲锋。当他们准备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时，被敌人重机枪的凶猛火力压制在了山坡上。突然，一排子弹打来，轻机枪射手重伤，刘钦的双腿也被打中。刘钦忍着疼痛，举起轻机枪，对准敌人的火力点猛扫。这时，迂回的7班立即向山头冲去。部队最终冲上山顶，歼灭了一个排的敌军。

这次战斗，刘钦荣立特等功。战斗结束后，他被授予“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还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荣誉勋章。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刘钦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对于热爱的军医岗位已力不从心。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带着全家回到山东泰安农村老家。

在刘辉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乐观善良的老人，虽然深受病痛折磨，但很少对家人倾诉自己的苦恼。刘钦晚年见到村里有一条路年久失修，给乡亲们带来许多不便，于是自己出资修了那条路。

时至今日，刘辉依然记得爷爷教自己唱的第一首军歌，那是印刻在爷爷日记里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四

“四海应无蜀海棠，一时开处一城香”。那40多棵海棠树，仿佛在绵绵无尽地诉说着刘佐和妻子翟作峰在战火中凝结的深情。

1950年10月，刘佐随部队悄然北上。当时，妻子翟作峰因伤正在上海住院治疗。听说部队已经去了东北，这位鲁中“铁姑娘”义无反顾提前出院，一心追赶大部队。

历尽艰险，当翟作峰突然出现在抗美援朝战场前线，重新回到第76师战地医院时，她的战友都惊呆了，“以为你病了就上不来了”。翟作峰说：“就算爬，我也要跟上你们。”

在朝鲜期间，翟作峰先后任第76师野战医院护士长、第78师野战医院军医。她始终承担着运送、抢救、治疗伤病员工作，多次遇险，经历了生死考验。

从朝鲜归来后，因为工作调动和部队换防比较频繁，刘佐和翟作峰搬家40余次。但无论走到哪儿，他们总会栽下一棵海棠树。

“在我们家院子里，有一棵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种下的五色海棠。每年海棠花盛开的时候，我妈妈都会去闻闻花，回忆她和我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肩作战的情景。”在刘军印象中，这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一直保持的习惯。

从抗美援朝战场并肩战斗，到军旅人生的相知相伴，那高贵清雅的海棠，彰显着军人的无畏和情怀；那相伴而生的花枝，寄托着儿女对父辈的深情追思；那永不磨灭的精神，召唤着后辈坚定前行。



清气满乾坤（中国画）

王嘉信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星夜驰援

■程文胜

残壁断垣，天寒地冻
积石山在颤抖
生命的时间以分秒计算
一声号令
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
星夜驰援

车轮飞旋，冰雪四溅
如迅疾而勇猛的闪电
划破低垂的天幕
年轻的士兵勇往直前
用冲锋书写誓言

哪里情势危急
哪里就闪现希望的迷彩
通红的双手
一点点扒开砖石瓦砾
匍匐的身躯
一寸寸搜寻生命的呼吸
坚实的臂膀
扛起救灾物资
鲜艳的旗帜
寒风中高高扬起
为刚刚受灾的土地
带来温暖和生机

大雪压不断
向阳的青松
灾难摧不垮
挺直的脊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军民一心，风雨同舟
携手重建家园

巡诊日志

■郇海通 刘永瑜

大衣递到医疗队员手上。炊事班也早早煮好了一大锅红糖姜汤，给医疗队员驱寒。

“医生，您来得正是时候，我这两天感觉头痛得厉害，甚至疼得有些反胃恶心，请您快帮我看看。”一级上士宋晓林最近被头痛折磨得有些憔悴，见到神经内科主任卢武生，赶紧坐到他面前，让专家给自己诊断。

在雷达站的学习室内，医疗队员与官兵面对面开始了诊疗。

经过一番诊断，卢武生判断宋晓林患的是偏头痛，随即为他开了口服药物。紧接着，随行的康复治疗师为宋晓林进行了头颈部针灸。经过综合治疗，宋晓林头痛症状明显缓解。随后，卢武生又对后续用药、规律作息、合理膳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医生的诊断，让宋晓林放下了悬着的心，他的心情舒缓，气色也好了起来。

骨科、普通外科、消化内科、皮肤科、心血管内科……各专业医疗队员纷纷忙碌起来。室内，折叠的小方桌支起来，东西方向一字排开。官兵或检查身体，或进行健康咨询，医疗队员逐一耐心解答。

一名年轻的战士慢慢走到了骨科专家刘庆春的面前。上午，这名战士沿着陡峭的山路上哨时，脚下猛地一滑，右脚不慎受伤。尽管脚部很疼，他仍坚守在哨位上，一直等到战友来换岗。

卷起这名战士右腿裤管，刘庆春发现，他的脚踝已经红肿起来，用拇指按压，脚裸处的肌肉凹陷下去，迟迟难以恢复。这样的伤应该很疼，他却默默坚持站完了一班岗。刘庆春不由得心生感动，眼前的小伙子与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却显得更加坚强。

“来，我扶着你，到检查车上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显示屏上，刘庆春认真察看着骨骼影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好，这名战士的右踝骨并无损伤，只是韧带有些拉伤。刘庆春为他敷上药膏，并开了口服止痛药。“回宿舍后，将两条毛巾泡湿后拧干，放冰箱里‘冰’一会儿，轮换着在疼痛处冷敷……接下来的两周，切记要多静养，少运动，让韧带损伤尽快恢复……”刘庆春详细讲解着注意事项。战士默默地听着、记着，医生的关心似乎已抚平了他的伤痛。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到了日落时分，诊疗也渐渐到了尾声。医疗队员纷纷收拾器械物资，乘车返回医院。

晚霞中，巡诊的医疗车缓缓驶离营区。车开出很远，当医疗队员蓦然回首，仍能看见战士们整齐地站在营门口的高岗上，不停向他们挥手。



长征

第5991期